

經

振峯曹公誌銘

吾邑御亭之有曹亦猶鷺湖之有華而華氏世多顯閥
曹氏代著幽光譬諸華氏則河流之出積石而下龍門
也曹氏如沈水發源王屋時隱時現自宋晉陵簿雲軒
公傳至岷齋公符生晴峯公察登嘉靖己丑進士以戶
部郎出守汀州清脩介節爲宦林砥柱三十年而仲子
晉庵公復舉孝廉有聲其沈之自河而溢爲榮乎至吾
友元宰登崇禎戊辰進士爲南刑部郎停疑釋寃南中
人歌思之已捧表入賀發憤言時事多皂囊白簡所

不敢道者一時直轂震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願得
附金蘭簿爲幸歸而樹德于里諸窮鄉下賤偶有覆盆
輒拊膺恨不一見曹公也則沈水東出陶丘之日矣而
身當見復隱隱復見之交實行濟源作潤岱宗者無若
振峯公公名景豫字道和振峯其別號父巽庵公爲晴
峯公長子隨晴峯公之長汀因生公于長汀官舍少負
竒慧能吐驚人語驚其四座而茹苦讀書幾于食以當
飴怠以當枕會晴峯公卽世家日落去而治耕雖較晴
晷雨中猶時爲人傾倒腹笥口津津欲流涎晚共諸孫

陳說經史及古人忠孝大誼似知己對譚不斗轉參橫
不止也元宰之言曰兒時聞大父轂則一家肅然無轂
聞塾師轂則大父肅然無轂嗟乎今徵歌角伎式號式
呼于賓塾之旁者視公何如乎吾于公乃知書之有種
也公六歲喪母搏顙觸地哀感旁人不知爲甫亂者十
七喪其繼母時方娶于朱戚容深墨心日瞿瞿不知爲
宴爾者巽庵公窘于訟貧不能具菟裘公從所居唐庄
徙故土之西庄薦藜豐年業用漸拓時奉巽庵公杖屨
步紆徑臨清流看輕鯨白鷗飄然疑登輞水淪漣之上

已矣庵公歿公諸弟及朱孺人相繼歿凡一日而舉九
喪西庄數椽尋歸之子錢家而豐碑穹峙馬鬣崢然人
擬諸京兆之阡不知爲中落者蓋公至性篤行以身殉
養以家殉喪于經史忠孝事非惟讀之抑踐之矣吾所
最異者當晴峯公歿而析箸公年甫十四耳吳庵公故
克讓公力慫慂之畝取硤室取庫曰此吾先人清白一
綫取此勝取肥田廣宅也夫輜財敦友昔賢所難盡如
公者何至令風人刺交瘡哉公椒聊旣繁蘭馨環膝自
萬曆辛卯至壬子必有一與棘院試者公眼幾幾望欲

穿而晚年意特鍾于元宰一日元宰侍側公輟食潛然
曰傷哉祖業之替也女勉旃蓋興門之識留視之期公
固已意示之迄於今元宰奮起爲時名臣公言卒驗于
十餘年之後而束脩砥礪甌脫數頃以佐其尸饗猶脩
然故貧諸生時語云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夫孰非
公十四歲時之一念三世而必復其始者乎吾于公乃
益知人之有種也公于晴峯公不愧爲孫而未嘗席棠
陰之留憇于元宰不愧爲祖而未及覩桐枝之發榮正
如沈水伏流卽含雲吐澧誰知之者然而有德之後必

昌有功之後必大吾知御亭之曹其猶河流出積石而
下龍門方自茲始而陶丘一派見不復隱者尚未足爲
公瞻洪波以懷澤也公蓄仁積義雖待元宰而酬然吾
必以公爲崑崙矣公生嘉靖乙巳二月念九日卒萬曆
甲寅十二月念七日得年七十配朱孺人先公三十二
年卒子姓嫁娶皆名族元宰將以乙亥八月初七日葬
公讓里祖塋之昭而屬余紀其麗牲片石時距公歿二
十有一年矣卽元宰所愾然聞僂然見者不必足盡公
卽余所稱述又不必足盡元宰之聞見然公所爲脩巖

處竒士之行其頰上三毛固在也公生平如奉老叔養
孀姊撫孤侄皆藉甚人口碑余意于公猶河濟之寸流
故不具論論其鉅者而銘之銘曰 前于後喁公處其
中于者貽燕喁者亢宗公兩有之而不居功聊用書淫
託跡明農御亭之隈以擬牆東昔也三徑於焉尋蹤今
也千秋于焉作宮嗚呼從若斧者爲馬鬣封是惟循吏
之孫直臣之祖而豈惟布衣一世之雄

雲衢李太翁暨配孔宜人墓誌銘

吾讀李璽卿散尹先生文而筆墨之懦色起自檀心館始也已識先生之人而眉宇之懦色起自家君子分訓婁庠始也已習先生之官而進賢冠之懦色起自辛未與先生晨夕長安始也友人華鳳超杜素浣與先生共事中樞每爲余言宦途習套人極意留心者先生多夷然置之而曹務中委折纖瑣人夷然置之者先生又極意留心以爲之討論目前真品先生而已余心志其語茲讀所爲太翁雲衢公狀乃知先生弓冶之有在也公

先世吳興人始祖士傑公以詩游至婁半涇悅而家焉
再傳至秋園公用幹略爲里豪少年所憚又再傳爲懷
齋文輝公兄弟懷齋公子和齋公孫誠齋公皆雋賢書
登仕版有聲文輝公子惟源公具至性以孺子慕終其
身生東峒公修業而息之家累巨萬爲里豪少年所憚
如秋園公州大夫至倚爲元龜貳以下分庭與杭禮卽
公大父也東峒公生二子長半村公次南塘公半村公
寬然長者士大夫坐無公不歡顧東峒公心弗善也而
獨竒愛南塘公南塘公明敏有心計然性好從博人游

數負博進不能自聊或勸半村公析箸無俱盡者半村
公默弗應至傾其產及于半村公亦弗怨第卵翼公有
加時撫以自慰曰兒在卽家四壁立可也乃公母金孺
人課公特嚴讀至丙夜稍交睫手批而起歲時受東峒
公鮮衣一御輒襲之曰而父蕩且貧矣而復悠悠者而
尚得保其四壁哉語已泣公亦泣無何孺人歿公虐于
繼母陸祿傭保操作學中廢半村公自京運歸擁之慟
絕復婉轉令就荆湖劉先生學先生弟子數百人于公
特有康成之目而六試童子科輒見落公乃去爲人師

粗積研田自活會南塘公歿逋賦數百金繼母與其子謀借以宓公盡匿南塘公遺貲而訟公于官獄大起半村公則挈公跳而他辟之深夜危橋斷衣匍匐周旋萬死一生中賴州大夫吳公雅悉公家事得無虞雉懼然公自此幾無家非半村公且幾無身矣公每叙述生平歎曰吾母嚴父而伯慈母歲時上酒至半村公坐咽不能起因繪一小像倚古柏而立示勿敢譏半村公也公爲師不喜從訓詰問渡亦不喜飾虛功糜人館穀以救饑雖佻子弟望公願欵率肅然股戰而鈍子弟經公指

授又無不莞然心開一時延師家爭羅致之會坐南塘公累邑邑不得志則去臯比操竒贏旣璽卿就小學無師則又去竒贏擁皋比先後所教諸生多露頭角卽璽卿改從數師無出公範圍者公亦侃侃以師自負嘗言今之師如彈鋏客如伴食相奚以師爲嗟乎公言寧獨師訓也師而不肯誤人子豈官而肯誤人國璽卿持誼守正奉節官下公之爲師有所受之矣公故寡嗜好遠聲華方貧窘時甌脫數畝悉并于豪豪挾逋稅速訟操斧斤而誅其舍公露立大風雪間顧璽卿泫然曰令若

一博士弟子寧至此耶蓋爾時父子且不得相托爲室家而璽卿因是益發憤錄名諸生登上第筮仕大名父子乃更相砥爲冰蘖聞璽卿清操逼下大喜貽書誡曰吾知若非取脂膏自潤者清非難清而倨清而刻清亦病耳聞者歎爲格言已璽卿從宦邸馳請迎養公謝吾老不耐舟車不願以口腹累安邑婁守趙公咸熙璽卿同年生每虛賓筵待公無已爲一勉赴曰柰何因兒曹居鄉祭酒名也獨至璽卿奏大名績拜恩封具章服堂下差爲破顏微笑曰憶吾教子時至以絮絮爲隣父

厥苦重見擲揄今日恨不令一見而念及半村公深夜危橋啣衣匍匐之景輒又瀾汎久之嗟乎人當炙手熱時盡具此冷致何至使人唾高明爲鬼瞰哉公于金蘭簿雅所矜慎所交或先悴後榮抗跡自引而身處奮盛存諸故人恒恐不徧平生莫逆交有族兄蘭田公處士桂林陸公文學文川羅公竹臺愛川兩吳公號五君子桂林公方不可近公微諷以員桂林公作色曰方者處高員者走澤公遜謝爲心形增肅蓋薑桂之合逾於水乳云性伉直不能容人過或繼以唾罵然尋復自悔每

好誦一介之士存心濟物語繼母第二人卽向謀以逋
賦寀公者公收諸流離瑣尾响沫之而及其子竟感悟
爲悌弟有館人讐其族而令兩僕僞爲盜盜之事浸露
擬殺僕滅口公聞排闥入曰以若意盜而又殺之如天
何且誰訟師爲若謀者若命自此懸其手矣館人思問
計公令厚資而逸之卒以兩全公雅意利世極人死法
中率此類也公好讀書側身懷古多以砭膏盲發墨守
爲快詩隨景輒咏不存藁亦不竟篇微雲疎雨取自怡
悅而止晚癖山水城西幽築樂之將營菟裘焉而遽以

小疾示化臨終大書清素二字黏幄中去來之際灑焉
無垠故知公爲拂衣雙樹脫履金沙者公初封文林郎
大名府推官再用覃恩贈承德郎工部屯田司主事後
坐璽卿忤璫追奪至今上登極璽卿起補兵部復用覃
恩贈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元配孔宜人其父孔
隱君系自曲阜生止一女幼竒慧悉通孝經小學列女
傳諸書擇對得公母張媪意期期不可孔公曰安之李
氏子非終處錚者無何孔公暴疾卒其所權子母錢盡
没子狙獍之手宜人貧不克具裝甫結禱卽與公相携

遁跡至一月九徙無謫言而蓄旨御冬甘荼如薺竟一
日夜緝繡可得布一經人驚爲神手公勢如燕巢林木
不及顛覆者出則半村公之蔭入則宜人之肄耳宜人
靜好自將縞綦白首見公猶不敢以褻薦視媵錢氏如
娣至痛其殤女以殞嗟乎似宜人誰歎命不猶者待璽
卿有喜無怒當就外傳宜人爲課夜學指畫書法塾師
見大稱賞以爲夙惠璽卿則栩栩動眉睫更擁膝前索
棗栗自喜與金孺人丙夜手批公時一門寬嚴頓異蓋
孺人承南塘公之弛而宜人劑公之猛東海京陵亦各

以其地也綿綿石葛孰爲之根夫二母之造于李氏豈
其微哉公生嘉靖庚子十一月二十日卒萬曆戊午六
月二十四日得年七十九宜人生嘉靖乙巳七月初九
日卒萬曆庚子十月十一日得年五十六子一卽璽卿
諱繼貞宜人出娶王累封宜人女一錢出適顧珽孫男
二庠州學生娶王序州學生娶劉曾孫男二俱庠出曾
孫女五庠出者三序出者二璽卿以乙亥冬十一月始
克葬公楊林之新阡余於璽卿心傷爲人臣子之艱而
因歎賢父母之與賢子孫以相成也璽卿因直言忤璫

盡奪其再錫之綸不忍闕焉馬鬣封以夷兩尊人于編
戶幸聖明肇造光賁幽深而醜夷匪茹從事獨賢雖有
子情囁嚅未敢及私公至十餘年而後葬宜人至三十
餘年而後葬璽卿固無時不咏蓼蓼者莪也嗟乎爲人
臣子難言哉吾獨念公生東峒公盛時踴然負門楣之
貴宜人亦故素封而處葛藟駑虺如其夙習宜人沒
齒不識明璫金錯爲何物公親見璽卿通籍顯矣然彌
折節脩簞簋自奉等布衣時璽卿因得無營無欲安意
爲清白吏卽日三復白華君子以爲猶公志也今豐碑

穹峙第爲璽卿稱先德而曰臣父清畏人知公何愧璽
卿何愧吾志公以愧世之挾其子爲醜而妄意貌榮名
身後者銘曰 富而貧公際其屯而公勿顰苑而榮公
際其亨而公勿驚公之爲德如學思殖公之爲節如拭
思潔我負子誨宜人無愧我黻子珮宜人不待一鴻一
兖千百年偕藏其以後之人永康

太學秦公蕃墓誌銘

萬曆甲辰秦君公蕃與其伯氏公安執經先君子門下始與余兄弟訂交君甫一莛落紙先君子輒相賞得每爲余輩言是其筆能建瓴水者已君兄弟相繼病君中庸醫毒幾廢賴繆仲淳先生得起然精消亡且半矣君往來金沙武丘西湖間掩關養疴不知人世何物美好惟山水詩文取歡寄暢白雲自怡沉疴漸脫君兄弟輒虛席間函丈邀余下帷理故業而吳子虎侯時來旗鼓相對君雖病餘猶未肯安肩隨之讓自念藥餌耗人居

諸荏苒旣不能逐隊爭少年伎倆又不能坐甘丘壑以
江東布衣老會公安已隸成均弟子君遂繼之兩壁人
並驅金陵道上訪烏衣之巷尋邀遂之步莞然曰吾二
豎餘生駸駸守丈室爲繭窩今一出而向二水三山挹
六朝才人眉宇雖志不盡酬然勝昔賢白綾半臂多矣
語竟爲瀾汎久之時以都試同人雲集剝啄及余兼及
君兄弟君拂席易衣清尊促坐曰吾乃得從長者游固
快至桃葉渡頭揚蛾提袂君卽周旋其間而神泊然如
弗涉也余私自嘆世家子有脫然裘馬聲色如君者君
夙具通才於古人文字率多闇解其婦翁于褒甫擅徐
庾之雋喜揚挖風雅君則亦從之揚挖風雅褒甫所輯
漢魏六朝諸集籤束華麗珍于鴻寶君假借鈔寫日登
數十紙亡何遂盡其枕中之秘所爲詩清綺絕倫有閒
情五十絕讀者擬之比紅百首之流余與帟侯曾叙而
傳之而君終以病斃不耐鏤心腎爲苦吟之瘦時孤坐
牢騷輒叩囊底智遊戲子母家以用其所未盡余時微
諷君韻人乃未能免俗君笑曰吾豈局趣持籌者吾與
之爲嬰兒而已君故立然諾能取信人人亦不忍倍君

業用大起君曰休矣爲德當及時耳于是取所負千餘金悉焚其券而問斥其贏以資好施修白業如邑陳司徒廟燬余弟經始復之輪奐就矣而中唐未甞以語君君獨身捐貲不日而工竣余復私自歎昭文氏之鼓琴昭文氏之不鼓琴也吾之不足以盡君有如此矣君性孤介不喜爲豪舉或一言之宛一履之錯徬徨輟餐如慚俯仰偶以事負疑不卽白椎心自明涕隨言下而意尤厭人囁嚅作附耳語每見輒怒引去曰夫夫鬚眉而巾幗乎然至事兩尊人則婉愉柔戀兩尊人亦竒愛之

如茂弘之長豫吾曾酒間微察君爲太清翁品說觴豆情話姁姁不減兒女子索棗栗時也與公安終始相友如舞象憐諸侄如子課諸子如師嘗庭立太息吾曩一病幾殆吾父視形察色一食一衣增減必親以迄于今而吾愧此菑菑士子未有報也且吾家舊德名氏吾獨以病軀不克采中原之菽明發有懷時爲恨恨式穀似之是在兒曹哉語竟復爲瀾汎久之君易簣前數日兩子甫青其衿太清翁將以來歲稱七袞觴而君不及待聞君養疴武丘危樓丙夜爲風雨所驚駭尋不起余則

又私自嘆君故善攝生卽渠渠夏屋何至受陰陽之患而孤棲蘭若見厄漂搖嗟乎君視朱門而長年者又何如也憶辛未余官京師君時寄言子幸鳳舉吾終鴻冥所謂體玄識遠出處同致願交勉之甲戌余以恩賜沐歸里而君旋病猶時聲相聞且分甘食我曰較蓬池鱸味何如而未幾君逝矣君且革屬其子是必君嘗銘我於是其子以時手狀謁余余泣而諾之無何以時亦歿不六年哭其父子兩世念之肝腸慘沮苦無寫生筆可壽君以不死已思退之云人欲久不歿而觀居此世者

何也嗟乎君可以瞑矣君爲宋龍圖學士少游先生之裔累傳至瑞五公始徙吾邑瑞五公以下如修敬永孚樂易存赤諸先生世以名德紀史乘而太守文橋公大中丞舜峯公更用宦績著中丞爲屬吏其所訐賈恨沒身君每以不得走闕下上書訟寃爲憤癸酉夏某緣里居不法坐辟君乃手一卮酌中丞曰嗟乎吾乃今而知天所以謝含沙也中丞生太清翁月旦推祭酒與先君子相驩如兄弟是爲君父母施孺人太僕卿勵庵先生女君名仲錫公蕃其字別號我法生萬曆戊子六月

四
十七日卒崇禎甲戌九月初四日得年四十有七配于
子三長德澄卽以時邑庠生繼君卒聘吳又聘顧娶王
次德藻邑庠生娶侯次德湛郡庠生娶顧女二孫男
孫女 墓在馬鞍塢之陽塋以庚辰仲冬壬辰日余惟
吾邑之有秦猶晉太原之有王也王氏以汝南之賢武
子爲之侄猶云家有名士三十年不知君簡遠鮮交與
病又未竟其才名不出門而垂歿屬余以知己之一人
君志亦可悲已雖然史所傳汝南妙言竒趣今又何所
聞于世哉楓落吳江一語亦傳至唐山人球投瓢蜀水

而千古但聞山人瓢不見山人詩瓢亦自傳也讀公蕃
五十絕者以傳君不旣侈乎余兄弟蚤歲卽與君締人
外交三十年來衡舉纒飛翻覆萬端而寒無渝色炎不
加容如君父子兄弟數人而已古詩云良無磐石固虛
名復何益君之真不必適人之贖而於人之贖者愈思
君之真君又不獨以五十絕傳嗟乎君可銘也銘曰
爾才則豐爾齒則窮惟無命者文章爾算則短爾神則
衍惟有季者吉康爾貌則冰爾氣則蒸不以礙其和光
爾實則積爾市則義不以晦其孤芳山幽幽者青泉泠

冷者清是宜爾千秋之藏

張母華太恭人誌銘

憶兒時先君子爲語帖望張先生之賢心型之癸卯從先君子試留都獲親先生風範賢者也壬戌入長安與先生子靜涵始訂交賢如先生每對之雖驚砂飛撲中清氣欲縈人睫乃茲讀華太恭人狀知太恭人所以成其夫子與其子之賢也太恭人故出南齊孝子後其繇隆亭徙興道者始德昌公越五世而西溪公儷於楊實生太恭人太恭人生而具丈夫概西溪公竒之每惜此女不爲男十八歸先生先生方以名諸生食貧父子分

函丈爲經師而范太恭人尸饗十指猶時時嗟育鞠自
太恭人來歸短衣操作飭婦事以襄脩庭之闕萬曆戊
巳間歲連稜太恭人身畷糠覈一盂而上祀宗祏中奉
尊章外造請諸姻親下以飼其小叔與小姑如不知有
早潦者先生家得太恭人而忘貧也辛卯壬辰先生連
上第去當試春明先生念其父澄源公未放棘輒馳歸
已得報父子食貧授經如諸生太恭人安之戊戌廷
對巳亥謁選繇學博士爲廷評計部郎出守廣信一襄
澄源公太恭人佐之稱盡禮再爲范太恭人舉七表八
表觴太恭人佐之稱盡歡旣賦遂初彷徨香山耆英故事
觴咏清娛澹以忘歸巳又爲靜涵兄弟締彥會苦吟呼
酒燭時見跋太恭人佐之稱盡情盡文巳娶三婦嫁一
女先生門風故不具筐篚亦不得盡用人外之禮太恭
人佐之稱盡心盡力然而太恭人每飯必思其御窮時
蔬食簞布恒以卒歲章服僅一謝上恩隨襲之晨興
帥先諸婢僕浣泉紉緼下逮灑掃滌除瑣屑繁重之務
諸婢僕時濃睡中驚起則諸務已井井辦或微諷太恭
人自苦者笑曰性樂此非疲耳先生家得太恭人而忘

貴也嗟嗟富貴貧賤笑涕無端貧或曠其蘋蘩富至懷
其鴆毒夫太恭人不亦丈夫之達觀乎乃吾所心折太
恭人尤有爲竒節士大夫所不可及者方先生已亥謁
選太恭人從先生疏請改教常得順天學授太恭人南
向泣曰柰何舍老母官闕下乎先生心動立懇主爵者
易而南自後晉秩無不南者范太恭人布颿江上板輿
覽鍾陵冶城之勝卽歸不十日輒相報平安字意甚樂
之壬子春范太恭人偶病痲先生趣具文乞休時治信
已四載兩奏卓異且暮且 內召或憇憇少需太恭人

力決之不埃報輒行范太恭人一見爲加餐壬戌靜涵
廷對當得北部郎太恭人囑曰南都風景不惡爾父故
笏猶在也靜涵拜受命太恭人板輿凡三往來意亦甚
樂之夫 神廟時南北涼燠如夏屋之於陶穴誰能舍
彼就此者至殊擢在前去如敝屣而子舍白雲始貴於
長安之日噫絕裾者惡矣太恭人御家整從先生治信
恣其舍中兒母得私一語通外人母得私一錢市外物
宗黨省視至者毋得私一千請涉外事貧者立資而遣
之吾每歎官之失德狡童以爲市游客以爲歸至攢眉

無如人何若太恭人者人又如之何哉靜涵守饒六載
太恭人遠不願就養寄言一心許 國母老人是念已
督江右儲已司漕儲歲什九於舟舟又什九於輿太恭
人念之甚然雅不欲作兒女子牽衣之戀當靜涵過京
口太恭人必輕舠先期至曰慎勿迂道歸稽王程已就
省瓜署聚首不半月輒別曰無以吾遲若行也蓋太恭
人爲婦則贊先生以孝爲母則勗靜涵以忠亦各從其
重云凡此皆吾所心折太恭人而以爲奇節士大夫不
可及者太恭人雖疊拜 璽封而茹荼居半已未先生

殉范太恭人尚在堂太恭人曰傷哉子不殯母而母殯
子乎則痛絕庚申范太恭人亦殉太恭人曰傷哉子不
殯母而婦殯母乎則益痛絕先後三子婦俱蚤世遺孤
穉纍纍以煩太恭人太恭人曰傷哉婦不終母而始代
之母乎則又益痛絕太恭人自稱未亡卽長齋繡佛時
爲諸子女烹鮮刺肥取家人歡然神者傷矣戊寅病脾
數月遂不起靜涵每言及淚偕語下曰太恭人生不盡
羨境沒幸可無墜苦趣耳則爲悉太恭人內美所以感
格天人者具詳且至如先生仲弟同居四十年無隙言

嫂也而母之西溪公晚依太恭人食甘於家食女也而子之婢僕數十人食饑衣寒如方幅主母也而怙恃之宗黨姻婭當阨飲德葭莩也而肺附之居恒喜捨幾於布金龜禮大士寒暑惟虔信州官署至爲雨甘露於經函以瑞之撤帨之日所訓子女皆立身持家之要有夢太恭人坐高座容顏甚怡手持金鍾自言得多生好施報者此亦其妙氣來宅天根畢見之時嗟嗟太恭人又豈止爲奇節士大夫所不可及乎先生與靜涵兄弟雖賢太恭人笙簧而黼黻之矣太恭人生嘉靖辛酉正月

初二日卒崇禎戊寅九月十七日子三有成邑庠生娶徐有譽卽靜涵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娶謝有恒郡庠生娶顧餘詳狀中太恭人遺命速葬得蚤從先生九京諸子卜戊寅冬十月二十六日祔先生馬鞍塢之新阡而屬余聞其幽懿以泐墓石余惟此先君子之志而兒時心型先生迄今餘三十年獲執管爲太恭人典記亦猶弟子之職也爰志而系以銘 銘曰古稱儒宗亦有女師彼美恭人伉儷兼之於以佐家曰謝五綦於以佐官曰畏四知甘荼如薺去榮如遺寧水旌心毋潤處脂受

其餘清爲孫子儀忠孝世守尊於鼎彝誰謂恭人僅表
衿襦繫纒先生琴瑟塙篋晚依淨業匪用祈禱如浣煩
暑而以涼颼器滿者覆中虛或歆虛旣無動滿亦不移
恭人湛然庶悟及斯澄江之滄蓉湖之湄人思德音齋
咨涕洟恭人如生視此豐碑吾爲操管以愧鬚眉

秦水庵夫婦合葬墓表

吾黨嗜學真而嚮道蚤者無若秦彥熙氏彥熙之執經
而北面於故少司空葉閒翁先生年僅勝冠耳先生業
針水契之已武塘吳子往玉峯歸季思兩先生先後擁
臯比梁溪之上彥熙則又從兩先生問字兩先生亦復
針水契之已又因兩先生介而游於忠憲高先生休仲
胡先生之門析疑問難時及性命兩先生又復針水契
之或謂彥熙生秦氏自淮海先生至修敬諸君子而下
世以德望著於人倫芝根醴源固有所自而彥熙生四

歲喪其大父方伯公十七歲喪其生父上林公箕裘故業不絕如綫雖遲遲華胄乎然無減孤生矣乃彥熙卒自砥礪爲時勝流其敦行孝弟頂踵與偕事所生母吳孺人所後母談孺人極盡歡而伏臘上食於生父上林公嗣父文學公至方伯公而上又極盡悲與昆季過從油油然幾於兒無嘗父衣無嘗主者曾謀祠先世雙孝子力未逮至踧踖引慚曰吾重負諸先生教也齋中錄先儒格言幾遍四座所刻朱子節要近思錄功過格諸書皆確然如面印前賢而受其省身克己之旨者曰吾

聊爲諸先生廣教思也於二氏書不至沉湎濡首然如西歸津梁高峯語錄感應篇勸善錄諸書並爲易善板行世曰其不出吾儒範圍而可爲吾儒外護者亦諸先生所勿禁也性耿介不善隨俗然又不屑爲孤恕自了姊之中落者族叔之無立錐者族弟之貧不能讀者塾師之鰥者窶處士之傭書者衣之食之屢之歲月資給之而推以逮其宗又推以逮其邑之人又推以逮諸禽螿蠕動之族日每捐一金行一善事喜氣津津滿大宅曰吾庶可以見諸先生也憶丁未與彥熙同研席余時

少季率爾好面折友朋小過多以此見目攝彥熙獨欣然引爲知心曰吾奉教諸先生所訂蘭簿率去軟熟而就苦勁然能漚肺腸爲我藥石子與峻伯耳峻伯者吾友吳巒稚舊字與余皆孤立行一意者也蓋彥熙立身取人如是故曰吾黨之嗜學真而嚮道蚤者無若彥熙也彥熙配施孺人爲太僕卿勵庵先生女從先生南北宦游先生絕憐愛之余館于彥熙竟日無一婦人聲咳聲及柵外彥熙濶達不問家人產而家計井井日益起彥熙好客客不時至其無不咄嗟辦者余每語彥熙可

以觀子內政彥熙歿伯子鏞甫十一歲幼子鏜五閱月耳而相繼稱名諸生今伯子且蔚起爲名進士謁選得令江右江右士大夫欣欣喜相告爲得父母余又以觀孺人之毋教矣伯子在京邸過余縷述孺人事烏烏伏地泣曰先君子御吾兄弟嚴間遇譙呵毋甘言解之甚至苦口諍之已先君子沒吾毋更以嚴掩其慈偶一不得當杖未始不與淚俱下也吾差池十餘年逐隊一第而毋先三年背矣無論承歡卽求少小時一杖寧可得哉語已又烏烏伏地泣余聞而重傷伯子之意然愈以

三
觀彥熙與孺人之有子也彥熙名爾載爲吳諸生名二
宜別號水庵生三十三年而夭較顏子差浮一歲耳論
者謂顏子事事歛藏當春夏而偏得秋冬之氣彥熙家
世華腴葛巾芒屨不修膏沐室後一楹雜樹蘭菊署以
歲寒氣亦微有近焉是其於法俱不宜壽然吾觀彥熙
仁心爲質少陵所云大厦萬間盡庇寒士皆歡顏者彥
熙直欲庇盡一世顛踣無告而後止夫其胸中有一非
春夏發生之氣者耶天於布衣明德裔其本必豐其枝
顏氏苗裔今且擬礪帶矣彥熙諸子率以英絕領袖

時吾以卜爲善之必昌也

御書以少爲善之說昌也

秦母錢太宜人墓表

當今上登極覃恩中外秦母錢太宜人用長子福寧州知州貴受今封越十三年庚辰八月太宜人春秋七十有五以好德考終葬有日矣世竒於太宜人爲諸甥行受儼海兄弟命爲題其石曰嗚呼是惟秦賢母錢太宜人墓而太宜人之稱太宜人初命耳不曰自此再命三命以上乎稱太宜人何也曰從其已貴者也抑太宜人之賢不專母也太宜人父爲真定守少虛公母爲周恭人翁爲蘭陽佐令玄洲公姑爲華孺人而配爲贈知

州上生公其稱女者二十一年而嫁嫁十餘年而蘭陽公夫婦相繼沒又二十餘年而上生公見背太宜人爲未亡人而稱母者十八年耳且夫太宜人之賢於婦若女非猶夫爲婦若女者也方太宜人來歸適箬中落華孺人操扇鑷以觀太宜人已見太宜人約束悉中程度喜曰新婦能吾無憂矣太宜人身節縮扶其家而時質簪珥市甘鮮以娛蘭陽公及華孺人已先後哭華孺人及蘭陽公盡哀所傾筐篋經營喪葬盡禮歲時蘋藻手滌而薦之盡恪念華孺人一言至垂耄猶雨涕也上生

公性濶達不能爲家人治生顧門外多長者車太宜人晝井春夜機杼以佐文酒而上生公學殖日益進因調高不得酬太宜人又時爲引掌上雙珠以慰之至晚歲全依淨業相莊如師卽十八年來每行一事必援引上生公爲津梁蓋超然凌少君德耀輩而逼襄陽居士家風矣故太宜人爲婦非猶夫爲婦者也太宜人幼嫻內則婉戀得真定公夫婦歡真定公宦轍所至必以偕旣嫁苦式微真定公家方鼎盛太宜人褐素蔬食不言以傷真定公夫婦心周恭人病至刲股以進卽不起

里中稱竒孝故太宜人爲女非猶夫爲女者也太宜人於婦爲介婦與娣姒相得如壘篋娣姒先後歿亡何伯蘿石公歿伯之長子亦歿太宜人爲殯之殮之且塋之叔獻可公多男而貧時衣且食之曰此皆吾夫子一體也宗婦嫠者耄者貧無炊者引與並室而處比豆而食曰此皆吾翁若祖宗一體也周恭人沒而親其叔母陸孺人如恭人視其妹如恭人之視女妹不幸歿視其女如妹每伏臘祀先必并祀父母而及陸孺人與其妹曰此皆吾父母一體也故太宜人爲婦若女非猶夫

爲婦若女者也然則太宜人之賢而專於母何也曰著其遠且大也秦自淮海先生以下名德如林至封通叅從川公而長子虹洲公用官聲陟方岳顯矣乃玄洲公再世而儼海始起家一經疊跡登朝雖上生公之教然太宜人成之也碎諸珠藏玉韞而爲發其輝媚者太宜人也儼海兄弟少爲名諸生太宜人勉之曰青紫長物耳忠孝亦何可以假人儼海守福寧太宜人板輿就養者五年官物未嘗及於堂以內福寧人歌舞之稱衆母母壬申儼海以計部郎請沐歸太宜人迎謂曰休矣枌

榆可爲德也於是悉出十指之餘拯人於阨困冬月煮糜活獄之餒者以百計歲發南北諸刹米飯僧以千計而儼海兄弟廣之平概以卹佃捐租以卹族申同善會以卹貧太宜人聞輒喜見顏色碎諸零雨自天旣優旣渥而爲四岳之興雲者太宜人也太宜人性嚴冷無時俗好闖以外罕覲其面屏以外罕聞其聲水舟山乘秋月春花宵歌晝觀一切以梵音唄語謝之自儼海貴益務爲弢抑嫁時章飾有御之五十年不易者衣有累累縣鶉結者但時蓄菓餌聚子姓覩儼海兄弟引觴盡歡

共說無生話以爲樂日嚮晦未燈而息曰老人無所用焚膏留充薰脩之費耳每謂人非勤苦不生遇有手無名錢者必唾之次君儼塵鍵闕寂居蕭焉人外欣欣以素風相賞辟諸河出崑崙所活千八百國而爲舉長菱沉美玉以築之宜房者太宜人也嗟乎太宜人爲太宜人者難哉前乎儼海之未第而貧能致其情如儼海所誦爲孝爲敬爲誠爲睦爲慈爲仁者難後乎儼海之旣第而貴能率其素如儼海所誦爲勤爲儉爲正爲介者又難語云多陰無美草多陽無美木物理且然况於

人乎嗟乎太宜人者難哉然而太宜人者
爲德於婦若女者家也爲母而施及鄉國矣太宜人者
爲德而傳於婦若女者一再世也爲母而施及十百世
故以婦若女著太宜人賢也不如其以母著也吾先君
子之婿於玄洲公未成爲耦也而先君子之德玄洲公
與其偕上生公游暨世奇兄弟之偕儼海兄弟游甚於
其成爲耦者也上生公父子之能世其好太宜人婦德
亦與有助焉然世奇不敢以私頌而盛稱太宜人者爲
母何也曰著其遠且大也太宜人素無病病三月而卒

撤輓時以歡喜二字示化神觀炯然或謂太宜人禪力
旣深而儼海推本至德歸諸曾氏歿寧之志嗟乎是母
是子哉余故表之且詳著之以慰太宜人子孫食母德
而咨嗟涕洟於栝椽之澤者且以風天下所謂京陵東
海而進之爲德庶幾太宜人者積厚流長者儼海名壠
儼塵名坊餘子姓嫁娶詳誌狀不具述

施母黃太宜人墓表

當 穆 神兩廟時吾邑罔卿勵庵施先生以碩德儀

刑如渾金璞玉皆欽其寶每念之有吉甫作頌之思至
天啟崇禎間先生之孫泰先用閒曹奮起慷慨言天下
事又如龍泉太阿截蛟斷犀一時望風采者以爲元禮
子方復出而贈職方雲陽公歿光潛物恂恂田禾將軍
子實守先生之渾璞以陰啟泰先之風采乃其稱內助
成公義方且卓犖知大節不愧爲泰先母者則黃太宜
人也太宜人父曰光甫公母徐孺人大父曰龍城翁光

甫暨徐孺人蚤世且無嗣龍城翁痛之甚太宜人泗淚
交橫歲時潔蠲供祀人謂光甫公無子有子龍城翁每
對太宜人亦輒爲破涕黃故邑弔族而罔卿方宦遊兩
都稱顯融太宜人于歸則布裙蔬食澹泊自將如不知
爲貴家女貴家婦者事罔卿暨盛宜人曲意成歡三十
年一日凡罔卿屨杖所及花茵月夕山巔水涯太宜人
必龙滫瀡以俟罔卿對客輒譽新婦賢時高歌將進酒
以自快盛宜人滯末疾十餘歲太宜人搏顙顙天寢不
怡食不甘者亦十餘歲沒而一慟幾於滅性贈公產故

薄一日不戒於火室盡燬太宜人捋荼蓄租內支生計
而外以寬贈公于憂贈公病則願以身代贈公歿則願
以身殉至巳巳單冊儲恩繇孺人晉封太宜人念贈公
弗及被再錫之寵淚歛數行下無減牛衣對泣時也其
誨泰先不以愛廢勞不以朱紫先名義當雋南宮則曰
人重科第科第何足重人立身報主孺子母自菲薄已
就養京邸城下旦暮虞叵測則曰本朝豐功厚德
今上明聖君父在舍此安之巳泰先副楚臬
楚氛方熾爲正色趣行曰荷國寵榮時當多事正須馳

驅盡瘁以報萬一且經有云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非孝也若誠念我無以我故懷退避心罔卿家世清白留視之期于泰先獨切太宜人每以繩武相勗曰汝祖門如水得昔人四知之義家雖貧貧固自佳若輩正慮不能貧耳嗟乎人涉世末流孰能不波利不盈咫雀躍而爭害不盈眸鼠思而窳彼寧復顧綱常名教爲物哉太宜人以閨闈女子而家庭敦勉並依忠孝直蓬心繞指之輩聞之怒焉慚悚焉汗下此吾所謂卓知大節能成公義方而不愧爲泰先母者也家君子

游罔卿父子間最稔與贈公兄海陽翁稱異姓兄弟余又少從家君子讀書海陽翁家習其內外名德如睦妯娌惇族戚董治家棟太宜人與諸姒均藉甚人口然而太宜人具丈夫槩矣易坤之含章無成有終爲臣道妻道夫含而章則非止以隱默當靜好者也臣以終乎君婦以終乎夫則非沾沾酒食筐篚之是議者也泰先奉太宜人教侃侃盡節官下其備兵楚黃經畫戰守至有數萬甲兵之號然則太宜人引陳大誼以趣泰先豈惟終乎贈公之義方蓋泰先所以終乎王事者受之太宜

人數言裕如爾余故次而表諸石以見坤德之關於名教且以愧夫世之丈夫而巾幗者

王次公暨配徐孺人合傳

吾識次公自吾友凝明始凝明負骨骭髀于曹輩鮮所許可顧心折次公長者已凝明中道天吾黨一二金蘭之契馮棺慟之次公亦哭極悲如其親昆季也余則益心折次公長者已與次公壻張朗星氏甥侯伯遠氏游啣杯接席率爾欣暢次公量不勝數合而浩落之致過於酒人語未嘗臧否一人物而清言雅謔皆可登陽秋之部予則益心折次公非直長者已聞次公皈心淨土與配徐孺人焚修一室之內以梵唄爲瑟琴予則益心

折次公長者身又轉而現居士身矣噫其人何可無傳也作王次公夫婦傳次公名學一字千古別號畸海托海上畸人以見志也王氏自庶常九巖公起家清華奕葉纓冕而公外王父爲秦方伯虹州公兩家子姓讌集燭光香霧經月不歇公處其間泊如也獨矻矻手一編與秦漢上人相對方伯負人倫鑒竒愛之有聖小兒之目而肉眼謂是何爲者將使庖犧蒼頡典文章耶公笑不答亦竟蹭蹬一諸生以老然嗜古愈甚所爲詩歌古文辭秘不以示人曰祇可自怡悅而已而悠悠之論卒

無知王次公文者蓋今人不喜彈古調如此至媿德懿行藉甚口碑則無問識不識又無不知王次公人者曰是終身孺子慕每過兩尊人影堂而泫然者也是白首窮經不忘先志至從子曼脩大對彤墀而後棄去鉛槧者也是玉昆金友困無常廩衣無常主不似曰輝許武以矯激爲名高者也是代亡弟字其孤嫁其女償其逋成其家所謂死復生而生不愧者也是門無襍賓傾蓋之契沒齒以之者也是爲當世大厦不足贈財有餘贈言肝膽照人老而靡貳者也是太和爲表誠心爲裏平

生不作青白眼翻覆手者也是澹漠自好一半臂三十年未嘗錯寸趾歌舞筵頭者也而公從子後先來問字者則又盛述徐孺人之美曰孺人生江上節義家讀書知大體其治闢也諸平頭奴不敢以惰見婢子輩不敢以飾見卽吾伯父不敢以褻見也嫁四女又嫁一從女而皆出自十指咄嗟取辦井井如也子永祐則又泣且語曰吾父五十而舉吾吾父以爲掌上珠吾母則亦爲掌上珠也語已復泣嗟乎其亦足以見孺人也已孺人偕公學佛先公而升公之卒也後孺人三年病中遣去

僮僕獨坐有得繩床藥臼相對寂然至于撒瑟不改常席若是者謂學佛功耶吾謂公一生積行無憾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卽不學佛而死死固安也然公精心禪觀似于懸崖撒手有進焉者而孺人亦共證無生旃檀終歲至東謁南海西禱玄嶽遡洄涉險健丈夫所難而孺人銳然從之或謂雪山雙樹間定不可無兩人倘從西來問青蓮花有並蒂開者是必公與孺人矣然吾不盡論論其事之信而可據者■馬生曰吾邑王氏之有東里猶晉之有瑯琊也瑯琊諸王如茂弘之功武

子之致逸少之風濳一時幾不可兩而論古者別有奇賞於汝南之閭解藍田之真樸豈非所謂空谷幽蘭者耶夫次公亦猶是矣吾每遇邑中推擇鄉祭酒輒笑且訝何不及次公迨吾友何非鳴至而次公始與閒適棄先生並推爲鄉祭酒然次公病不能起也無何先生物次公繼之矣歲在蛇賢人嗟是耶非耶抑次公不欲自發其幽而天亦并不欲發次公之幽耶孺人棟家用嗃嗃聞夫次公之洪龐非濟以孺人之明敏其殖之不落者幾希然則天生孺人以成次公固相得而章矣方諸蓮座而後傳也

瑯琊亦鍾郝之嗣音歟噫若次公夫婦者又何必登青

蓮座而後傳也

王凝明狀

凝明去余二十年矣而余之不能去凝明於懷者二十
季一日也蓋凝明沒十四季而其子曼修始爲諸生有
聲又四年而曼修成進士始詮次軼事屬余爲狀余追
惟壬寅歲同凝明補諸生爾時凝明已儼然祭酒余黃
口孺子耳而凝明忘年進之時有過善之譚三日不命
束不自覺紙之飛也五日不握袂不自覺趾之前也凝
明每攬衣長嘯撫几向余曰吾生而疏節骨體不媚無
論後世卽今誰相知定吾文與人者意蓋以知己一人

屬余也二十年來言猶在耳嗟乎非余狀凝明而誰狀
哉惟是余之不忍狀凝明者有五王氏之在梁溪比於
晉琅琊凝明曾大父禮部九巖公與伯子編脩堯衢公
並以才藻入翰林爲吉士九巖公生鴻臚梁川公梁川
公生郡庠彥麟郊公才而無年論者以方琅琊之長豫
云凝明旣蚤失怙又終鮮兄弟念青瑣一綫侵尋中替
計欲奮起孤身手還舊物所爲砥礪薪膽者幾於晝削
荆而夜然松而齒垂壯始青其衿且隸脩文之籙矣凝
明年十五六讀左傳至秦百里孟明事畧曰此一孟明

者始纍囚而終佐伯豈非古稱拂亂而動忍三折肱成
良醫者乎蓋其中所自矢已情見乎詞而竟抱此恨恨
此余不忍狀凝明一也凝明幼具殊慧麟郊公竒愛之
與毋秦太孺人遞弄之掌上甫就塾師卽有倍年之課
已從時師學爲舉子業厭棄時模銳欲成一家言于今
文不好所爲駢麗明暢而好其險僻窈窕者所手鈔管
韓鴻烈數家用自欣賞朱墨瀾汎摩娑不去故揮毫落
紙多拔新義於向郭之外嘗一下帷櫛李之祥符寺再
與吾黨尋盟九龍二三兄弟片言道合意氣干雲然無

不推凝明龍象者吾黨社中約法嚴于三尺或迫則用
率爾語得寬政爲幸凝明獨矜貴不輕下隻字曰吾奈
何以數緝之責易吾一日之千秋哉蓋子美所謂性僻
耽佳句于鱗所謂勿讀唐以後書於凝明見之而中道
賁志國門之轂旣已寂寂名山之價亦復寥寥此余不
忍狀凝明二也凝明巖巖清峙雙眸如電方在襁褓乳
母試令啼終不啼試令笑終不笑四五歲時與羣兒夜
嬉或爲鬼嘯以怖之羣兒駭走凝明恬不動識者謂此
子

精神大於身矣已稍與世作緣益孤立行一意遇不平
事涕如大在鼻遇不如意人刻如鐵在肩遇一切折腰
齟齬柔而善暱者杌如芒在背偃蹇不足譙訶繼之目
謂如物着喉不狂嘔則不快卽櫻當世顯盛或虞禍巨
測凝明掉頭去不顧也吾黨品藻凝明謂於聖門當列
季路之林令得席寸柄小兒頭角定不似今首鼠兩端
容容徼福者而蘭摧玉折卒爲蕭艾所擗榆此余不忍
狀凝明三也凝明旣不得志於制舉則旁肆其力於詩
詞又不足則託之書禪醫奕詩詞匠心獨妙有襄陽之

風書則翩然睨松雪而上之禪理霏霏可攀提黃柏臨
濟間醫不執方奕不按局而一特國手並惶恐謝不如
或舉以似凝明凝明曰是能名凝明非能名凝明者也
步兵之屐中散之鍛爲足盡步兵中散乎哉蓋凝明所
謂無聊遣寄不欲自名者類如此甚或流連瓢杓醉後
耳熱搔首問天曰世又將以吾爲酒人耶嗟乎其意遠
而悲矣此余不忍狀凝明四也凝明風格近晉人甲辰
歲與余弟息關邑西華藏寺寺枕山就湖爲宋張脩王
賜葬地凝明愛其幽敞有終焉之志每馳書相詔以爲

遊仙行不可無賦性好客清言雅會諧謔間作旨醞嘉
殺咄嗟取辨問杖頭錢不給則秦太孺人脫簪珥佐之
又不給則子母家錢佐之謂吾寧囊空毋餅罄一日同
吾黨飲友人許意期期不慊謂余兄弟明與振公偕來
振公者同社黃子麟趾亦豪爽濶達士也時迫除一夕
矣已如期往則凝明方佇立庭柯下迎余三人笑而入
圍鑪快飲飲半聞外氏家變踉蹌別去戒平頭龙酒以
俟余三人自爲主賓酬復無已凝明歸則漏已下四十
刻見余三人訝且喜復命太白徹晨鍾而散于時覺竹

林金谷諸人可夷然不屑而覩此雖近藐若山河此余不忍狀疑明五也雖然余之不忍不狀疑明者亦有五疑明率情自往多直少文而特婉孌有至性乙酉喪麟郊公甫十齡耳哀感悲號擗搗備禮人嘖嘖麟郊公有子居平偶及麟郊公卽吾黨酒籌茗椀間意色愴然晤言頃廢奉秦太孺人晨昏膝下或出外作宿春糧游則寒燠陰晴往來縈臆每自傷不能致青雲而煩太孺人十指輒泣涕下沾襟方病劇時思以身故刺太孺人心猶強起盥飾爲好言慰太孺人已太漸拊膺嘆曰傷哉

吾母以暮年失壯子也吾年來多躁多怒此皆病種吾自知之不能自療乃用兩孤累吾母吾不得比人子哉輒又泣涕下沾襟久之或勸以處分家事則應曰諾然竟無所處分示太孺人在不敢專也而太孺人痛念疑明尋亦卽世余始悉其母子間事知疑明孺子慕蓋生死以之矣所不忍不狀疑明者一疑明標持峻整乍與對恍惚百尺樓上稍習之更寬然長者披端徹委款曲倍至所訂金蘭簿落落不數人歡情休暢逾于棣萼急難相拯亦不減鶴領之誼間有葭莩遠屬坐困葛藟爲

非時之叩卽解衣授餐魯無德色口偶然爾何足道或
知交一誤至投袂而起面發赤而諍未幾解頤揖之
矣于少年場軒軒車上儻者痛嫉之幾欲唾其面然提
獎後進孜孜如渴又幾欲垂脩綆立引之天門蓋世乎
平生不解藏人善者自吾識疑明覩疑明所與交或旋
嗔爲喜或釋憾爲德亦或終其身喻喻訾訾于疑明卽
吾黨不能間執其口而疑明城府豁然第人負疑明無
疑明負人也所不忍不狀疑明者二疑明喜爲翻案語
儕輩環坐偶發一論動心駭聽至關責互起勢欲抵牾

則必援今古申之暢其說而後止或拘儒拾人牙慧傳
合義根則搔首捉鼻示不可暫忍之色不得則漫謝之
曰若卽語諄諄如吾聽藐藐何于是一時不同調者咸
目疑明狂生狂生而疑明豎義送難悉根理要至論忠
孝大節一字不肯借人暇與吾黨評隲諸葛武侯韓魏
公文信國及國朝于忠肅諸君子悲歌慷慨卓然有
尚友百代之想稍及榮貴勢利中事卽寂如桃梗土偶
矣古有放言憤世不詭六道者疑明其人乎所不忍不
狀疑明者三疑明簡斥俗務生旣華胄時用阮仲容犢

鼻布憚自擬于持籌握筭非惟情不諧性亦不諳而揣
摩常世大計多鑿鑿可永金石壽丹青吾黨間有疑事
就疑明射覆不兩言撥雲覩日矣所最厭者踽行纖步
隨人腳踪然檢押仍不爽咫尺自髫年角材于比偶隊
中丙申至庚子三戰三負而未嘗一走間道取勝曰吾
不知世有所謂陽鱈魚也余曾論疑明是大事不胡塗
言嚶嚶行則硜硜者而耳食者不盡解也嗟乎疑明豈
耳食者之所解哉所不忍不狀疑明者四疑明高悟冥
曠不斤斤向宋人問渡或與同人講究說故紙云何云
何則大叫何來此豔牖語而分肌擘理砉然可玄對朱
程于毛氏詩尤沉洄濡首而得之風雨鷄鳴之變勞臣
遷客之思政從幽寂頓折中恍見生面疑明亦雅自負
吾卽不偶于時然胸次風雅自足揚屹千古但以質字
箋句釋者未免河漢耳憶吾黨樽酒細論有深於詩學
者舉詩名家某某第一流某某第二流疑明意視之蔑
如也時疑疑明爲大耳誰知其苦心自得于要妙之際
哉所不忍不狀疑明者五嗟乎余所不忍狀疑明者淚
與楮俱卽余亦不能自卒其亂而余所不忍不狀疑明

者冀以枯腸禿管追韻人髣髴於二十年之前恐屋梁
頽色亦杳乎不可問也然則余終無以狀疑明哉是無
若曼脩狀疑明之真也口體似弱而志則壯膚近清而
神則腴于世法不甚嬰心而中藏經緯處家近脫畧而
實不以小者近者妨遠大之圖布袍敝履簌簌如老儒
而抵掌今古談笑風生則令人驚其神駿而洒焉心折
右不出鄉閭身不都通顯而意之所旌必在照汗青而
銘姓氏于冊呂斯言也曼脩自謂得其似余以爲寫其
牛矣則又無若疑明自狀之真也疑明之言曰失今人

遇古人吾卽不恨失古人遇今人吾深羞之又曰文章
者取以模寫古初描畫胸臆若借他人之鬚眉署自己
之部位卽生韻已盡而神貌胡以得昂斯言也疑明蓋
以文自况乎或又疑疑明達生似漆園叟何不齊榮辱
冥得喪區區虫臂鼠肝胡有于疑明而觸物惆悵顧影
自憐龍性之鸞翔已鍛得無小損疑明之曠遠嗟乎
士薄進賢冠易耳其先世風流文采照耀人倫而又自
負其才氣推排不偶至興愾於積薪增悲于伏櫪上不
得振高會之貽裘下不得抒胸懷之硯壘乃欲其隱默

自寬忍人熏灼視人眉宇豈易言哉豈易言哉語云貧
賤驕人爲一身易爲君父難噫亦可以觀凝明之志矣
前是凝明秋山夜坐嵐氣見侵病旋作旋止已集友人
齋頭值拂意事歸歸途風雨驟劇凝明挾一小奚躡躡
行雨中暴風滅燈徬徨抵舍疾大作遂不起余時讀書
涇里比歸趨往訊凝明凝明傳語珍重且馳赫蹠相示
曰已矣吾道義肝胆唯君家兄弟極欲一見畧抒悶懷
正恐見時腸寸寸裂不復堪措一語耳余得之凄然哽
咽比再往涇里歸則凝明瑟撤矣嗟乎凝明一生以山

水朋友爲性命而爲德不疇及殞其身天之報施是耶
非耶余所爲扼腕椎心淚竭而繼之以血也凝明家故
饒藏書經子百家外率多異本縹囊玉軸楚楚几案垂
絕時躬自封識手一鑰畀尤孺人曰此吾一生心血也
兒解讀此則善矣不然慎無輕授已尤孺人攜曼脩兄
弟泣而前至此犖犖者何地凝明默不應第微吁曰吾
生平根此事未了復何言曼脩感其語與弟平倩發憤
讀父書飛騫絕跡遂以領袖詞苑然則天之報施其在
有而無無而有之間哉凝明先見夢曼脩愁服瘁容似

怨別狀曼脩將弟時再見夢常服霽容似欣慰狀故知
凝明神理綿綿不與形骸俱盡然凝明非專以一第望
後人者曼脩清心愷澤定興之治最於輦下馭龍長途
騁驥千里方自此始嗟乎此凝明之所以喜也凝明諱
某生萬曆乙亥卒萬曆乙巳得年僅三十有一配尤孺
人子二長某卽曼脩壬戌進士今任南京禮部儀制司
主事娶華次某卽平倩郡諸生娶 凝明以萬曆 葬
時曼脩兄弟尚幼未皇闡揚先懿徼賁鸞 龍茲特
藉手余不佞轉乞不朽於 立言大君子以完二十年

未完之事坡公曰傳神者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凡余
所爲狀凝明者有漏無溢要皆其意思之所在也伏惟
椽筆賜之頰上三毛則豈惟曼脩兄弟世世嘉賴卽余
不佞得無負凝明一人知己之盟而稍寬二十年一
之懷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先父廣西平樂府儒學教授

勅封翰林院編脩

文林郎涵虛府君行狀

嗚呼不肖而忍狀吾父哉人知吾父之備福而不知實未享一日之福也吾父於先大父稱令子而髫髻見背萬里扶襯間關叢棘中是爲令子未享令子之福於不肖兄弟稱賢父而不肖輩垂翅有季晚始釋褐顧迂疎不諳時務則又皆吾父代以履薄臨深之日也是爲賢父未享賢父之福弱冠有聲詞苑稱名士而七試南北闈俱抱璞歸是爲名士未享名士之福分訓東婁人欽

模範稱明師而當萬曆末年巡方薦剡數歲一上吾父
又性不習夤緣雖當事者雅重吾父僅循資遷西粵一
隳是爲明師未享明師之福平生被服仁義至耄不怠
稱吉人而食蔗無幾茹荼半之卽頃徹縣之期但得延
以數月無論不肖星馳歸里可再奉德音而捷書自南
恩章自北亦堪佐吾父開懷進一卮矣然竟不能待也
是爲吉人未享吉人之福嗟乎此不肖兄弟所爲心絕
志悲淚枯而繼以血也已又忍痛思之吾父所生不能
盡得於天者或藉立言大君子爲錫千秋之筆以補之

俾不肖兄弟獲免於有善弗知知而弗傳之議是吾父
失之咫而得之尋也用是敢偷殘喘據不肖兄弟所記
憶合之吾母所提命稍爲詮次備採擇焉吾父馬姓諱
希尹字惟任別號涵虛先世爲楚王殷後南唐時遷其
族於金陵數傳至廷鸞仕宋爲翰林侍讀元末有真一
者自金陵避亂錫之延祥鄉後塘里家焉子孫世有隱
德五傳至怡閒公諱珮力田工詩書號長者怡閒公生
東畦公諱鈍博學能文動必古六應京兆試不售所
教授弟子多顯名詩率爾落句有蘇州香山之風東畦

公生竹崖公諱濂是爲先大父以嘉靖丙午魁其經庚戌第進士一生清介耿直筮仕仙居令終桂林守並祀名宦生吾父兄弟五人吾父行居四與叔太虛公俱生祖毋陸孺人出吾父生而竒慧成童時搖筆數千言皆入其玄中先大父絕憐之以爲類已先大父官粵西吾父與叔從之粵西已先大父病歸歿於武昌之觴洲吾父時年十四先大父執手囑曰歐陽文忠公四歲而孤卒爲宋名臣汝年過其十矣勉自豎立以成吾志吾父聞言慟絕而甦後每追述斯語輒流涕沾裳或譚楚山

川至武昌者西望哽咽無異春秋霜露之感也先大父薄具中人產吾父所受不及十分之一吾父置弗問但取圖書數卷時對之摩娑而泣曰先人手澤惟此而已一二老僕微有知識私語以爲此當繼家聲特吾輩饑難待炊熟爾餘且有陰笑爲駭者吾父亦置弗問邑先達少司寇嚴公偶見不肖輩猶媿媿引爲佳話也當先大父守粵西值征古田拮据軍興或傳酋首韋銀豹已獲者制府欲據以報功先大父心知其贖持不可已卒獲銀豹制府慚且恚叙功獨遺先大父坐是止量移轉

運兩浙而先大父病矣吾父時舉遺事及此泣數行下
曰三年之瘁而鬱鬱沉諸宿草子孫之責也夫不肖兄
弟聞之則亦泣數行下已從大政記諸編覆銀豹事悉
合然念誰如吾父以十四歲幼孤而了其情形顛末似
曾爲壁上觀者先大父令仙居時吾父尚未生不能詳
其治蹟獨手所爲嘶德亭去思碑記恒烏烏終日適玉
峰顧台室先生嗣爲令友人王仲至從先生所馳示邑
志始知先大父爲 本朝名宦第二人且載其去時有
民送兩行淚官行一擔書之謠吾父悲喜駢集如起先

大父九京而警咳之也曰微仲至子孫不知祖父之有
甘棠矣客歲金沙友人蔣楚珍司理天台請祀先大父
學宮而裒其碑碣諸刻纍纍新之吾父見之泣曰嗟乎
今日孰有披陳根縣諸日月者吾世世子孫毋忘蔣公
也先大父旣歿事嫡祖母金宜人生祖母陸孺人皆盡
孝陸孺人督吾父嚴金宜人特劑以寬一日偶嬉于宜
人側墜器及宜人趾宜人懇孺人之見真也爲誠而隱
之吾父頻以語不肖輩且泣曰如宜人之德寧愧在桑
吾諸兄式微矣後宜有興者陸孺人明達具丈夫氣先

大父宦輒所至必偕如考較則力主寒門訊讞則力求
生道以至監督鳳陽倉儲而却庫羨萬餘金所得孺人
內助居多既携吾父及叔從粵西歸日惴惴如魚肉之
在刀俎幸吾父爲諸生事小定而吾父痛定思痛低徊
孺慕猶孺人相依爲命之時曰吾父所以獲有其千秋
吾兄弟所以獲有其一日者毋也語已輒泣不止吾前
母吾母相嗣盡孝養潔修馨饌舂鞣而進惟恐失孺人
指稍不當則吾父跼踖移日或偕吾母繼以長跽孺人
有一胞弟老且貧來就養吾父吾父朝饗夕殮無饒色

且時析館穀周之有兩從侄虛亭虛閣賈於楚而虛亭
翁尤負俠游諸賢豪間孺人鍾愛之猶子吾父於締好
亦同壘筮孺人壽六袞虛亭翁卽選蜀材以備百季從
吾父之志也孺人歿吾父齒逾家杖矣枕塊歆粥悉合
古禮泣謂不肖兄弟曰嗟乎汝祖母幾幾望吾以及汝
兄弟而無以瞑其目也則手次孺人遺事數十條將爲
麗牲片石地而事有難顯言者終緘而秘之麓曰吾姑
藉楮先生畱此潛潛者痕以示子若孫哉權厝之日憑
柩長號哀動行路迄二十季栝棖偶觸未始不淚零如

雨也先世墓道有二一龍峰一鵝湖相距六十餘里祭掃必以其時分至伏臘祇祀家廟愛慤交致凡珍羞鮮味未經薦新弗敢嘗雖廣坐中親朋強之舉箸終托他詞以謝逢大父母忌辰則縞衣蔬食真有持以終身之喪者叔少吾父六歲艱險共嘗在原之誼老而彌篤生大母歿盡推室中藏予叔而附身附棺什任其入猶曠眉語不肯兄弟曰區區解衣授粢無能爲汝叔療饑柰何或家庭良會酒後輒用少時事相慰藉曩自粵西歸叔適鑄一所弄紙球甚固或疑其藏金也競跡之跡之

五

急捍之愈堅吾父叱令擲去各輾哈而散一日偶語及此相笑也已而相悲思之景猶昨也而吾父與叔俱已矣諸伯初擁上吏不久廢箸非時之叩雖窘鄉必宛轉應之兄馮閔與吾父偕餼於庠三伯父坐罄懸請庠師請兄之餼而并及吾父晤時墨墨見色吾父笑曰何害吾金卽兄金也侄可以將孝吾不可以將弟乎二伯父鬻田某氏價小輕吾父爲直之歸其膏腴數畝囑曰謹守之兄菟裘計盡是矣而亡何又他鬻吾父末如之何一太息而已生大母初于諸伯或不能忍已憫其中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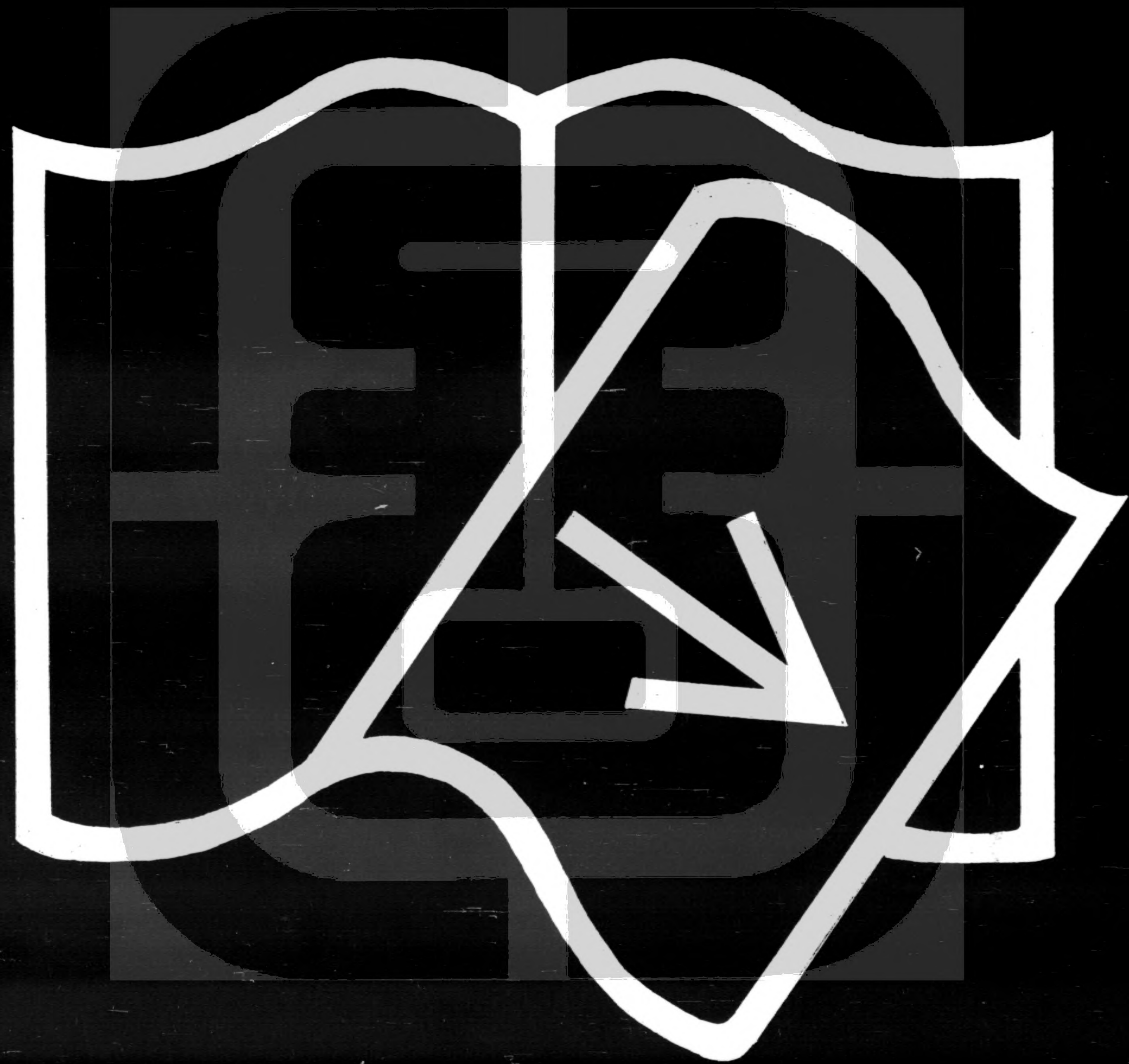
來則飲之食之見其子弟更教誨之吾父喜而致頌曰
非毋固無能作此意表行事或援先大父初歿時爲言
吾父感頹曰吾知好耳惡知尤且田宅身外物而以間
吾先人一氣哉吾前母賢而天吾父爲之狀妻入肝脾
對徐氏外大父母始終執半子禮不衰或覩明星有爛
欷歔隕涕至忌辰吾母肅而薦諸寢室吾父戒勿令男
僕近前曰是生平未聞相外聲者而吾前母亦時著靈
爽自不肖兄弟疴癢疾痛旁及中饋米鹽醢醬之屬無
不示之夢夢中與吾母歡若姊妹行也吾父精誠感之

深矣吾母于歸時吾父乳焉辱諸生而外大父家姻聯
貴顯鞞冕交錯吾父岸視不爲下外大父陰識之吾母
裝遣頗盛半入債家吾母操十指爲生身啖糲衣麤而
節腹以飽不肖兄弟外大父好語謂吾母安之婚必非
豔牖終者外大父分訓太平吾父不遺餘力介知交齒
牙爲揄揚歿而會葬業執紼送之葬畢率不肖徒步十
餘里臨其穴曰吾心感其知己之言以示勿諼也吾父
天性真摯于倫理間有記恩無記過寧從厚無從薄類
如此莫先生純卿故詞壇名碩生大母脫簪珥爲吾父

具贊延之家塾一時傳稱曠舉而先生亦雅契吾父爲
針水引之頽頽彥會聲用大起顧先生道中天無子配某
夫人依壻以居吾父每念之泫然曰吾得無替吾父箕
裘者先生力也歲時問候某夫人如先生存時猶默以
未報先生恩爲歎古記心喪不啻過之家受甌窶僅二
頃醴粥之未能給而稅則必完且必先至不肖通藉尤
諄諄以諭篋鑰者曰林下人君臣之義止此一綫吾雖
貧不忍後也當分訓婁東遇春秋兩仲丁暨三大節嵩
呼之且執玉捧盈屏息竟夜幸無賈墜則喜動眉宇戊

寅不肖奉使諸籓取道里門吾父盛衣冠送之門
曰汝爲朝廷馳驅萬里俾三省父老扶杖頌聖天
子德意吾敢作尋嘗河梁分手耶不肖竭蹶將事歸拜
吾父堂下撫摩慰勞如欲加諸膝者所云民生於三事
之如一吾父庶幾無愧使得立朝端小見丰采忠孝
大節必當屹然中流之砥而僅以鄉祭酒老嗚呼此不
肖兄弟所爲心絕志悲淚繼以血而不能已也吾父少
稟異才前後奉先大父母諱不得試試輒爲諸生冠軍
學使者李公擊節竒賞已接踵取前茅邑先達爭虛席

間函丈奉之監司郡邑大夫亦多爲易衣改席者如太
守潛江歐陽公邑令豐城李公漳浦林公並當世大賢
獎識尤踰恒等而吾父賣身如璧耻挾赫蹏之贖以恩
清燕諸公每舉以風諸生曰如馬君何至世有陽鱗魚
也癸卯不肖以童子試第一隨吾父入長干吾父尚勃
勃作封狼居胥意而闈前不一月輒病病小愈歎曰吾
凡棘試無不病者此戰爲背城矣又如有物焉敗之命
也其將食報於小子乎而不肖率意縱筆幾雋復落吾
父則時咏少壯不努力二語自責意實爲不肖兄弟警



原件短缺

舉也丁卯張子九服寓吾錫捷書夜至九服固亦吾父
僑盼目之而且脫諸贈繳者時猶岌岌未免七人之慕
吾父聞而狂喜無減二彥與不肖兄弟之偕舉也曹子
允宗尊人周翰先生爲夙管石交允宗兄弟試在得失
間吾父日夜望其舉則又無減於望不肖兄弟之舉也
吾父撫婁人士如子弟婁人士過錫必問馬先生安否
停舟請謁亦復似親子弟見其父兄嗟乎使吾父得遂
其志用一同自展所謂後世子孫祠我不如桐鄉祠我
寧遽多讓而僅以博士師老此又不肖兄弟所爲心絕

志悲淚繼以血而不能已也吾父一生不妄交交必名
勝少受知顧端文公兄弟暨奉嘗陳先生呼以小友已
與高忠憲公暨少司空閒適葉先生輩同補辛巳博士
弟子又與周文簡公暨尚寶玄臺薛先生慎所丁先生
如庵于先生觀察方堯賈先生輩同社道義切磋無間
辰夕然落落澹交卽諸先生尊顯擁臯比仍敦布衣夙
雅不屑爲握齷齪折之態意所獨得侃侃發舒無一語
依徊諸先生彌重之葉先生赴南太嘗念吾父食貧手
五十金相贈吾父襲之笥中歸時手而還之封識宛然

先生固清德絕世則驚歎謂君殆清畏人知者而辛巳
同譜如弦所張先生蠡陽華先生輩尤稱碩果蠡陽先
生故延吾父于研席其尊人及泉翁深器重吾父締忘
年交吾父心佩之以季妹字先生長子歿玉逮先生及
歿玉俱謝世而念及泉翁猶惻然不禁人琴之慟也弦
所先生晚從濟上歸兩皆養重時聞聲見思顧先生餉
一筭器輒謝去曰老人不耐以長物爲煩朋友來而不
往非禮也與還葉先生贈金事雖大小不同逾以徵吾
父介性云至濟川張先生養泰王先生冲凡稽先生海

陽施先生皆同譜同社濟川先生守桂林周旋先大父
俎豆徽音復振吾父於其身後愴懷特深曾以更繇見
苦立趣不肖解之曰廉吏子餒矣其能支乎冲凡先生
故貴公子一見不肖於孩抱卽訂婚媾時吾父家四壁
立也無何女殤吾父每提不肖曰是能爲歲寒交者兒
他日卽貴母相忘海陽先生少與吾父出入必共而養
泰先生則吾父夙兄事之不肖女字海陽先生子女孫
字養泰先生曾孫吾父喜爲加一餐曰兒能念吾金蘭
甚善雖然配女法不外是矣兒識之不肖謹勒其言因

憶吾父生死交情更僕數未易終但自所觀一二勝集
鴻軒鳳舉論文而不肖兄弟挾書策以從引酌而不肖
兄弟執盃俎以待真覺形骸盡脫神爽爲開而今如庚
桑畏壘之不可卽矣不肖兄弟蚤歲亦多四方交二三
友轂遠或命駕近而攜屐柝疑賞竒吾父愛敬之浮於
不肖兄弟之愛敬吾父執以至及門問字之彥片言合
道撫几稱快率然邂逅款語移晷憶客秋徐子爾贊赴
黃岡吾父宵分聚首參橫斗轉猶飛觴趣飲而後別也
嗚呼吾父沒復向誰論平原肝胆哉吾父夙厲風節壯

年爲不肖兄弟朗誦出師陳情諸表正氣歌音吐如雷
聞幽貞未顯恨不卽表章之萬曆間折檻伏蒲名賢林
立每道其姓字涎流於頰自食餼後里中推舉節烈孝
行鄉先賢鄉飲賓介等以得吾父領袖爲榮有持寸紙
詣門者面發頰拒之曰吾緇衣之好而爲市歟仲妹嫁
何甫月而寡矢節甚苦兒媳鄭氏未字堅從一之志吾
父於諸子女中特加欽重語不肖兄弟曰朱紫易得此
不易也天厚吾家多矣若輩黽勉忠孝以報之邇 寇
交訐憂之至廢餐寢聞有規避處錚者憤然舉先人父

事謂不肖兄弟曰昔 入宣大邊報方棘廷議賞餉者
衆皆心慄爾祖時初第慷慨請往卒賴以濟燃眉噫此
道今人棄如土乎爲汎瀾久之餘或觸事感衷則寄之
詩歌曰聊存野議以愧容容者讀者謂忠愛之思彷彿
子美夔州諸什也平時恂恂修謹逢窶貧髻髻必講均
禮間一失色於人儻焉如不終朝而公義激發鼻端拂
拂不自知其音容俱變萬曆間臺檄下郡邑采諸名臣
事蹟邑有欲抑邵文莊公第二者吾父向學師諍甚力
曰今日之事不過爲文莊無子孫耳若少知讀書明理

義誰非文莊子孫乎學師知不可奪卒首文莊公丙午
丁未間邑父母林公鼎新覺舍邑多思乘爲輿府者吾
父手草祝先師文稿經始之日出袖中大聲誦之聽
者色動其人遂辟易去澄江鏡軒金翁廉而善心計衆
議舉以視工吾父命吾弟親往敦趣之至而隆禮優之
翁故耻皎皎自污纖悉並登文簿吾父則握管代之典
記翁又負骨不受人陵踐吾父則戒童子謹伺顏色無
失長者歡工竣特爲七言四律贈其行翁以吾父故亦
惟力是視一如夷門監之願爲信陵死也或謂吾父公

事何獨相累曰惡是何言不曰宮墻水木本原乎癸亥
邑父母劉公議築塘懇吾父與葉先生董其成工未半
葉先生赴畱都屬吾父專任之經費出入不一假手於
僮指今冊在敝篋竹頭木屑吾父手筆猶與口碑俱新
也吾父暮夜四知凜逾杲日自垂髫至大耋誓勿受無
名一錢斗室之內空囊羞澁酒如自娛或諷其稍從達
節笑曰休矣安有白頭孀婦而更節者晚年益遵儉約
月持十齋甚嚴曰老人非祈福以惜福耳然至子侄輩
延師則傳諭中饋視昔加簋焉而友朋過從務傾筐倒

筐爲快倘供具稍薄未能令嘉賓盡驩怳怳如負芒刺
曰清白家縱不敢具品柰何以爲節而儉其師若友乎
性又好施子卽有僞爲枯魚之狀以丐升斗者必不令
徒手去不肖兄弟或逆詐以白笑曰君子可欺以方不
願汝曹察見淵魚也宗人多寡不能治生見之則咨嗟
頻顙時津津文正義田事笑曰吾今言此何異夷齊而
譚京坻然了吾志在兒曹矣遇諸佃率用寬政冬夏之
輸必親泣之曰萬一諸僕漁及額外豈剜肉醫瘡者所
堪哉一日午出僕有擒逋佃而繫之者詢知其家病瘦

幾盡憐且駭之爲飯而縱去蠲其租七石餘勿問吾毋
曾夢神語云待佃寬後當大獲善慶乃知吾父之心爲
良田也自婁東還林居近二十年先後六舉鄉飲賓止
一再赴之餘輒匿影謝去卽郡邑多年譜風好自公事
外無私謁其持斧至者若世培祁公雲翼王公推如蘭
之雅式廬致敬終未能一覩其面而至於蚩蚩者負覆
盆不得明輒命不肖兄弟爲婉悉白其事曰吾將待此
而後下食不肖官京師每家訊至及東南民力愀乎如
有餘恫甲戌不肖歸沐兩值流氛震鄰隨諸先達拮据

守禦吾父輒愆愆之曰曲突徒薪真吾輩事蓋所謂痼
瘵乃身又非止硜子自全者門下從游屢交于戶或負
笈不遠數百里來或掃榻期吾父不遠數百里兄之指
其高第去者若賀中冷司馬王砥中臬副執誼逾肺附
且並著重名然未嘗借一爲聲價卽宦游之地未嘗先
通一竿牘但相見則勉以立身報國無負期許夙心而
有肩隨之齒受業最先斑白未第如方樵周先生卽渚
丁先生輩爲追疇昔而傷遲暮雖雲樹阻修時欲望衡
對宇也家人產雅所不問巨黠或乘間給以通財而積

子母錢相窘至歲除猶苦嘆喏中夜未得一貼枕睡然
對其人仍坦然海鷗鳥狎之嘗爲媼友鳩入義盟因二
三其德者局未終而寒人負吾父悉聽之子虛亡是吾
父負人則循環胸臆寤寐引慚如戊寅歲手十金付不
肖曰此負韋所張翁會銀未還者亟致之時翁沒已十
餘年去結盟時且四十餘年卽張氏昆季亦愕不測所
從來也不肖兄弟時私論吾父體和而氣加勁性約而
情加豐度寬而守加嚴骨冷而腸加熱所云渾金璞玉
人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而不得一登球壁之林顧僅以

山輝澤媚老此又不肖兄弟所謂心絕志悲淚繼以血而不能已也不肖兄弟六七歲始知學隻字皆吾父指授晨寢雖酣促呼就塾夜還內猶未許覓棗栗責令詳誦畫所習者曾寒夜命題五易藁弗善抽毫手痠幾作苦吟詩瘦吾父召而語曰吾非不欲姑息恐誤汝曹耳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此汝曾大父所以訓汝大父也不肖兄弟幼無他嗜十餘歲猶日服一布袍不知羅綺纂組爲何物吾父謂吾母曰純綉之子少成若性兒曹欲振衣千仞須自此立足耳辛未得不肖庶嘗報以

吾母所製布衣數種珍重寄勉謂兒卽紫履青綾顧慈母手中線應無改日服布袍時也戊寅吾弟以薦試州守吾父所寄勉者一如不肖侄瑞童而能文兒壬玉筆亦負異吾父深致畱視之期然微涉世法卽用顏色代譙讓矣幼兒丙玉甫知言笑繞吾父膝前移刻不見傳命呼之而衣飾稍華艷形於面曰教兒當如是耶意尤不喜容禱賓見輕客卽所往來夙游或假轂勢小爲不法于里立時謝却語不肖兄弟此輩工於借端口惠而實不至宜謹防之又語兒輩云近緇得黑汝輩識未定

尤不可不慎也少壯時見有貴而爲契諭于鄉者切齒
痛之自不肖兄弟獲雋後嚴戢家僕雖與人勃谿之釁
必加重劄曰此輩何知明吸百姓脂膏正陰削吾家元
氣耳識者歎爲格言癸亥春不肖在都吾弟在山有鄉
民投控一揭卽手函示弟云吾自汝兄弟徼茈祖宗並
登賢書謹循故步罔敢屑越及汝兄叨甲榜列秘署吾
與汝倍凜冰淵如果有捏借欺鄉愚者豈惟損汝兄弟
名節我祖宗九原亦深痛憤倘坐視厥罪安歸其嚴諭
速悛以保身家繇是宗黨聞之人人如負霜然不知其

務疾呼詢吾父福履再三致感荷然後去嗟乎此不亦
天之君子與人之君子合者耶吾父素健杖屨足可支
竟日立口可支竟日譚客座送迎不肖兄弟甚極引避
而吾父興酣不輟卽抑所云夙興夜寐灑掃廷內於吾
父正餘事耳不肖兄弟臆謂吾父卽未望百歲然春秋
當不下濟南生也丁丑抱微疴不數日尋勿藥戊寅抱
微疴不數日尋又勿藥念不肖考績在邇屢咨進止曰
吾幸身荷章服無藉兒曹汝前母汝前婦遲此賁玄扃
久矣柰何重負夫御窮者初夏聞 覃恩詔書出呼兒

壬玉前相欣慰且曰 國恩難報勉旃秀才以天下爲
已任是汝師也嗚呼誰謂不半載而吾父遽棄不肖兄
弟而逝哉不肖奉 命典豫章試因江上石郵馳傳三
衢聞吾父病時愈時發且聞先後同差多便道歸省者
亦抵家一省吾父聞不肖歸語吾母欲巾櫛而出母力
止之已詢不肖曰江西遠乎已又曰可行矣時不肖覆
吾父脉尚王適怒一童子欲掌之舌端尚作鴻鐘響也
嗚呼誰謂不半月而吾父遽棄不肖兄弟而逝哉吾父
於理學不言躬行時書片紙曰某生平嚮善但願無疾

雨露之者遠矣邈者百事簡却賦六絕句見志一勿與
公書名曰嗟我林泉一腐儒有何品望重當塗漫從諸
老投公札寧笑石邊松性孤二勿爲詞訟囑曰百訟都
緣意不平持平全在吏公明徇私干請徒撓法肺石沉
寃何處鳴三勿處親友事曰至親誼友戚休同渡海豈
忘舟遇風年朽蘓張非我事因人鼓舌愧梁鴻四勿發
薦引啓曰術家禍福總玄虛一悞主人難再祛薦牘從
來無半字請君他處覓吹噓五勿赴特設宴曰每恨五
侯競作鯖素心殊厭鼎中烹溫公舊會何真率欲挽頽

風蚤傲行六勿諾題主請曰仁孝相招未忍辭惜余筋
骨謝曩時步趨拜跪俱艱澁勉諾應供達者嗤讀之想
見吾父高致飄焉物外真堯夫擊壤之遺也莊生稱天
之君子人之小人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固憤世之語然
而天之君子與人之君子合者難言之矣吾父光霽心
期可質神明當赴婁東夢 關帝揖之曰君忠義士也
而婁父老童穉亦無不慕說吾父者肩輿所過爭指目
曰吾州此好官耳里中月旦咸推吾父爲彥方太丘一
流至漕軍之橫亦手額頌盛德曾有一艘遇吾弟河西

而亡兩年來雖神思小減而善氣不衰春正上元不肖
兄弟張燈吾父之前堂酒盃情話凡三卜夜日數四扶
筇出坐燈下與諸孫握手爲笑秋孟之朔微苦痰旋就
平至易簣猶頻呼吾母脩焉如蛻不聞一呻吟聲也意
吾父道力固足以赴其願乎吾父齒旣高朋輩晨星特
與嚴雲翁先生爲邑魯靈光每互得聞問互相怡悅不
殊撫塵之游其沒也差池僅十餘日正人厭世抑亦有
攜手同歸者耶太清秦翁吾父先下帷其家交莫逆而
如雲戴翁則吾父素矜其孝友而崑景徃還之最稔者

一率子餽藥于生前一率子誦經於歿後悲號叙故咀
不可止雖兩翁誼至高然實吾父金石之忱有以動之
清翁又爲吾弟言曩二子執經吾父門下吾父辟呬迴
絕時師翁特加脩脯什之二以旌心吾父謝曰初議所
未及也固請之終不可嗟乎非翁言孰爲言者然則吾
父清畏人知獨還葉先生贈金一事哉吾父持論謂君
子學狂不如學狷曾大父詩示大父云有歎不須頻仰
屋有笑不須頻露齒稠人廣衆清議多貞靜端莊慎容
止吾父時拈以參顏柳之訓卽與不肖兄弟課藝必主

傳註依法脉不肖兄弟或儻苟恣其筆者輒呵謂孺子
乃敢譎言間語諸壻及甥亦勗之謹循惴惴以持門業
曰吾自十四歲失怙徬徨絕險者六七十年而終免顛
躓以有今日所恃小心兩字而已則又時厲聲自省曰
一失足時千古恨再回頭時百年身蓋戰戰慄慄操之
皓首吾父終始不敢忘先大父箴洲執手之囑也吾父
故協夢於筮而得之者遵吾母命擇十二月十五日丁
酉啟而奉吾父合焉大夫士三月而葬禮文有之然不
肖畏此簡書含殮未親出闈聞訃晝夜疾趨歸而蓬

跣哀呼吾父已不可作方望望以有從弗及爲恨而又
重以日遠之痛蓋馬鬣未封而腸寸裂矣倘徼惠宗工
下筆開之生面豈惟補吾父生前未脩之福庶所謂見
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者一展卷而憫然肅然也吾父沒
不朽不肖兄弟沒亦不朽敢忍死九頓以請

書